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着迷的指南

[罗马尼亚] 埃米尔·齐奥朗 / 著

陆象淦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Emil Cioran

DREPTAR PĂTIMAȘ



ÎNDREPTAR PĂTIMAȘ

着魔的指南

Emil Cioran

[罗马尼亚] 埃米尔·齐奥朗 / 著

陆象淦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着魔的指南 / (罗) 埃米尔·齐奥朗著 ; 陆象淦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5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5辑)

ISBN 978-7-5360-8849-8

I. ①着… II. ①埃… ②陆… III. ①随笔—作品集
—罗马尼亚—现代 IV. ①I54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6610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6-107 号

Indreptar patimas by Emil Cioran

Copyright © COPYRO—SGCDA, Romania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 杜小烨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供图: 子夏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 | |
|------|---|
| 书 名 | 着魔的指南 ZHAO MO DE ZHI NAN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4.25 2 插页 |
| 字 数 | 110,000 字 |
|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
| 定 价 | 30.00 元 |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着魔的指南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克沃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心灵的呐喊

(中译本前言)

陆象淦

对于关注世界文学特别是东欧现代文学的读者来说，齐奥朗乃是阅读书单不可遗漏，或者甚至不可或缺的作家。这个别具一格的罗马尼亚“达人”，以其独树一帜的逆向思维和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粗犷犀利的文笔，睿智博学的叙事和解析，拨动着世人的心弦，赢得了卓著的国际声誉。

埃米尔·齐奥朗，一九一一年出生于罗马尼亚西北部，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锡比乌城，一个东正教神父的家庭。就其母系的背景而言，他的外祖父曾被奥匈帝国封为男爵，跻身贵族行列。在锡比乌城偏重德语教育的格奥尔基·拉泽尔中学完成中等学业后，齐奥朗十七岁进入布加勒斯特大学攻读哲学。得益于通晓德语，他在大学期间就潜心研读康德、叔本华特

别是尼采的原版著作。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获得德国洪堡大学的奖学金，赴柏林深造。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又接触和研究了当时颇为热门的德国新康德主义社会学家西梅尔、生机论运动的倡导者克拉格斯、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海德格尔以及将偶然性作为思想体系核心的俄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舍斯托夫等人的学说。一九三六年，返回罗马尼亚后，他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布拉索夫城的一所中学谋得了哲学教师的职位。翌年，又获得布加勒斯特的法兰西学院奖学金，以撰写博士论文的名义赴法国巴黎研读，直至一九四五年正式定居法国。

齐奥朗的写作生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用母语罗马尼亚语写作；一九四七年开始至一九九五年逝世为第二阶段，用法语写作。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显示出极高的写作天赋和创作才华。一九三四年，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在绝望之巅》荣获罗马尼亚处女作奖励委员会奖和罗马尼亚青年作家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先后用罗马尼亚语和法语撰写和发表了二十余种作品，大多为随笔、断想、冥思、格言、警句和通讯等短小精悍之作，以文笔简洁而涵义深邃著称。尽管有评论家断言他是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者，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青春打上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深刻烙印，毕生崇尚法国、俄罗斯等各种形式的浪漫主义。

《着魔的指南》是齐奥朗用罗马尼亚文写作而在生前没有发表的作品，由罗马尼亚人文出版社根据他留下的两份手稿整理和编辑成书，一九九一年首次出版。该书篇幅不大，据齐奥朗在手稿上的标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撰写并修改于巴黎，内容为游历欧洲特别是南欧和巴尔干的见闻，以及对于西方文明和宗教的随想。在风格上，除了保持他一贯推崇的反系统的碎片化叙事，以独特的构思在多个层面上切入问题和提出见解之外，刻意引用某些《圣经》故事，反其道而评说，鞭辟入里地抨击宗教救世的虚伪和自欺欺人。在以散文诗的形式赞美蓝天、绿地、高山、大海的俊美和壮丽同时，深刻揭

示西方传统文化和文明衰落的困境，巴尔干世界特别是他的祖国罗马尼亚民族的悲惨遭遇，世代承受的屈辱和不公，字字句句浸透着对民族、国家的挚爱和悲愤的激情，情真意切，跃然纸上，凝成炽热的心灵呐喊，爆发出令人震撼的冲击力。

齐奥朗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经说，他的书既不是压抑的，也不是抑郁的，而是怀着狂怒和激情书写的。表达，乃是一种心灵的解放。一本书即是一个伤口，应该唤醒读者，改变他们的生存。毫无疑问，《着魔的指南》也是一个这样的伤口，一个流血的伤口。齐奥朗是在书中用炽热的心灵呐喊，唤醒世人结束两千年来祈求上帝或救世主拯救的可怖迷津，迷途知返！他怒斥宗教及其教条“剥夺了自我”，言辞恳切地指出：“没有自豪的民族既谈不上生存，也谈不上死亡。他们的存在是乏味和无谓的。因为，除了听天由命的无谓，他们别无其他作为”“真正的生活并不在于平稳，而在于破裂”。因此，他急切地呼唤：“放飞你的心灵，任它自由翱翔，奔向天空！”

沧海桑田，潮起潮落，在今天世界面临多重危机的不可承受之重的格局下，对于人类命运和生存价值的这种炽热关切或许尤显珍贵。

目 录

CONTENTS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 / 1

心灵的呐喊（中译本前言） / 陆象淦 / 1

一 / 1

二 / 51

三 / 81

四 / 93

—

1

我满怀热情和苦涩，曾尝试采摘天上的果实——但徒劳无功。当我的手伸向硕果累累的果树时，它们向着九霄云外的天外天飞升而去。

天穹的枝条在我们祈求的希望中弯腰低垂；树枝温顺地低着头，果树却没有了果实。

既没有花朵在天上绽放，也没有果树结果。上帝在他自己家里，没有什么需要守护的，出于懊恼和腻烦，他毁坏人间的花园，造成遍地荒芜。

不，不；不是在星星上我将丧失视觉。早在祈求上天的施舍时，阳光就已使我变盲。我已经腻烦形形色色的祈求——听凭自己的心灵被尘世的浮华制服。

天主将亚当逐出伊甸园之后，又派出了基路伯和光芒四射的火剑，把守通往生命树之路^①。

在这条路上，我乞讨过多次。而比我更穷的路人们伸出空空的手掌，期待施舍落入其中。我们这群受难的群氓这样走着走着，路沉入了泥潭之间，天堂的树枝的阴影消失在尘世之外。

我们毫不胆怯，有耐心在倒霉的祖先迷失的这条路上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需要火一般燃烧的智慧——而磨刀霍霍，如同疯子一般虎视眈眈的守路天使们，将被我们燃烧的心融化。

万能的上帝为我们开放了他的路吗？那么，我们将栽种另一棵果树，在这里，在没有他派出护卫把守，也没有刀剑和火焰的地方。我们将在苦难的阴影下创造自己的天堂——在人间的树荫下，仿佛瞬间变成天使一样平静地休憩。“他”将落得永世形单影只，没有任何人陪伴；我们将继续犯罪，啃咬阳光下腐烂的苹果。我们将像“他”一样，喜欢错误的教训，经历诱惑的痛

^① 《圣经·创世纪》，第3章，第24节。